



群众演唱剧本

中国戏剧家协会编

岳家庄

京剧

姜妙香 何异旭整理

1232



第一場

〔岳云上。〕

岳 云：（引）武藝習就，何日里，扫滅金酋。

（詩）少年英雄志未酬，

凌云气概貫斗牛；

聞鷄起舞顯身手，

不滅金人誓不休。

〔岳安暗上。〕

俺，岳云，乃河南湯陰縣人氏。父字鵬舉，宋室為臣，奉旨前去剿滅金人，未見捷報。是我自幼愛習武藝，練就白銀錘一對，能擋萬軍。（暗笑）好笑我母親，教我弃武習文，攻讀詩書；我想為人子者，自當隨父建功立業，才是正理。為此每日瞞着祖母、娘親，暗地演習錘法，日后也好幫助爹爹扫滅金酋。——岳安。

岳 安：有。

岳 云：我在此練習武藝，休教我祖母与娘親知道。

岳 安：是啦。

岳 云：取銀錘過來。

岳 安：是啦。（取錘，拿不動）回少爺的話，它拿我不動。

岳 云：敢是你拿它不动？

岳 安：不錯，我拿它不动。

岳 云：閃开了！

〔岳安暗下。〕

岳 云：（唱西皮散板）

每日里習武藝心中欢欣，
練就了白銀錘力敌万人。
非是我背地里違抗母命，
將門子当隨父建立功勛。（舞錘）
上一錘，上一錘只打得山崩地震，
下一錘，下一錘只打得鬼哭神驚。
怀揣着報國志要把江山保定。

（三笑）哈哈，哈哈，啊哈哈……

〔丫鬟、岳夫人、銀瓶上。〕

岳夫人：嗯！（接唱）

胆大的小奴才違抗娘親！

啊？

〔岳云跪下。〕

岳夫人：大胆奴才，为娘怎样囑咐于你，教兒弃武習文，誰

想奴才不听为娘教訓。——丫鬟。

丫 鬟：有。

岳夫人：看家法伺候！

丫 鬟：是。

岳夫人：好奴才！（打岳云）

岳 云：母親哪！（唱西皮散板）

我的父为元帅军威远震，

統率着兵和將抗击金人。

望母親容孩兒習学公瑾，哎呀母親哪！

燒赤壁保东吴得享安寧。

（哭）啊……啊……

岳夫人：哇！（接唱）

孔聖人在衛國不對問陣，

孟子曰善戰者要服上刑；

把聖賢金石言全然不省！

〔岳夫人打岳云，岳云哭。〕

銀 瓶：（接唱）銀瓶女跪埃塵哀告娘親：

我兄弟有大志要从輕責問。母親哪！

岳夫人：起來。

〔岳云哭下。岳母上。〕

岳 母：（接唱）年邁人聞悲聲坐臥不寧。

岳夫人：婆婆萬福。

岳 母：罷了，一旁坐下。

岳夫人：謝座。

〔岳云換衣上。〕

銀 瓶：參見祖母。

岳 母：罷了。

岳 云：啊，祖母在上，孙兒拜揖……（哭泣）

岳 母：啊，媳妇，为何將岳云打得这般光景？

岳夫人：只因奴才不听媳妇訓教，故尔責打。

岳 母：原來如此。——孙兒，你不听教訓，应当責打。

岳 云：祖母，孙兒乃將門之子，自当随父殺賊立功，才是正理；倘若坐食君祿，豈不被天下人耻笑？

岳夫人：嗯，又來多口！

岳 母：从今以后，弃武習文，方是正道。我有几句言語，你且听了！

岳 云：請祖母訓教。

岳 母：（唱西皮原板）

食君祿当为國把社稷平定，
怎奈是我孙兒幼小年輕；
从今后还須要讀書上進，
也不枉为祖母教訓慇勤。

岳 云：孙兒遵命。

岳 安：（上）报，牛二爺到。

岳 母：有請。——孙兒前去迎接。

岳 云：遵命。

岳 安：有請牛二爺。（下）

牛 皋：（內）馬來。

（上念）战馬踏破金邦地，新將擒王立大功。

岳 云：啊，牛叔父！

牛 皋：啊，岳云！（下馬，笑）哈哈……几載不見，你倒長成人了。

岳 云：叔父誇獎了。

牛 皋：你祖母、娘親呢？

岳 云：現在堂上。

牛 皋：往里去傳，就說你牛叔父到了。

岳 云：遵命。——啊，祖母，牛叔父來了。——啊，母親，牛叔父來了。

岳 母：快快有請。
岳夫人：

岳 云：有請牛叔父。

牛 皋：前面帶路。——伯母在哪里？伯母在……伯母在上，侄兒大禮參拜。

岳 母：牛皋，遠路而來，只行常禮。一旁坐下。

牛 皋：謝座。

岳夫人：啊，二叔。

牛 皋：嗨，咱牛皋到此，乃是客位；連杯茶都不曾吃，你坐在一旁，這麼二叔、二叔的，這是個啥道理？

岳夫人：丫鬟，看茶來。
岳 云：

牛 皋：慢來，慢來，適才在前面飲馬的時節，我在馬槽上喝了一氣涼水。不用了。

岳夫人：不用了。

岳 母：聖上駕安？

牛 皋：聖上安泰。

岳夫人：元帥可好？

岳 云：（同時）我爹爹可好？
銀 瓶：

牛 皋：元帥好，就是咱牛皋也好。

岳夫人：為嫂的還未曾問到你呢！

牛 皋：嫂嫂問過元帥，少不得就要問咱牛皋；一塊兒說了，省得您費事啦。

岳夫人：（向岳云）兒啊，你牛叔父如今是會講話了。

岳 云：是啊，會講話了。

牛 皋：咱不但會講話，而且，還認識幾個“黑道道兒”。

岳 云：哦，（向牛皋）噓……叔父這裡來。

牛 皋：做什麼？

岳 云：叔父敢莫是認識字了么？

牛 皋：認識字了。

岳 云：但不知認識哪幾個？

牛 皋：待我告訴你說，你爹爹姓岳的那個“岳”字。

岳 云：哦，岳字。一個。

牛 皋：咱牛皋的這個“牛”字。

岳 云：兩個。

牛 皋：我是把它認准了。

岳 云：還有哪個？

牛 皋：两个还少嗎？

岳 云：哦！叔父只認識这两个字，就在人前誇口，倒教侄兒好笑哇！哈哈……

牛 皋：嗨！大人在此講話，小孩子在一旁張口搭言，好無有規矩啊！

岳夫人：岳云，还不向前賠礼。

岳 云：侄兒賠礼，侄兒賠礼。

牛 皋：慢來，慢來，我在營中被你爸爸“訾搭”慣了。誰來怪你，我的傻小子！

岳 云：您吓着我啦。

岳 母：牛皋，不在牛头山前侍奉元帥，回來做甚？

牛 皋：奉了元帥將令，催押粮草。有平安家書一封，伯母收下。

岳 母：待我收下。——岳云，准备酒筵，与你牛叔父洗塵。

牛 皋：且慢！軍务在身，不敢久停。告辭！

岳 母：你既有軍务在身，就不强留。——岳云，送过你牛叔父。

岳 云：遵命。

众：（同）正是。

岳 母：（念）兒行千里母擔憂。（下）

岳夫人：（念）干戈不知几时休！
銀瓶：

〔同下，丫鬟隨下。〕

牛 皋：（念）元帥自有回朝日。

岳 云：（念）準備吳鉤斬金酋。

牛 皋：好大的口氣！

岳 云：送叔父。

牛 皋：啊，岳云，回來，回來。

岳 云：叔父何事？

牛 皋：我看你臉帶泪痕，莫非是挨了打了么？

岳 云：侄兒不曾挨打。

牛 皋：你的眼泪還沒擦干哪。

岳 云：这个……（擦眼泪）

牛 皋：現擦也來不及了。你若對叔父講了真情實話，我帶你到牛頭山去玩耍。

岳 云：哦！侄兒講了實話，叔父帶我到牛頭山去玩耍？

牛 皋：對啦。

岳 云：（向內張望）啊，叔父，好笑我母親，因見我懶讀詩書，好習武藝，故爾責打。

牛 皋：我說你是挨了打了不是。

岳 云：可不是嗎！

牛 皋：侄兒，我且問你，習文的好，還是習武的好？

岳 云：自然是習武的好。

牛 皋：着哇，想你爹爹乃是天下都招討，領兵的大元帥，我兒若是習武，少不得你就是個小元帥了。

岳 云：哦，小元帥？（笑）哈哈……

牛 皋：你瞧，說他胖，他就喘。——我來問你，練的是什麼兵器？

岳 云：白銀錘一對。

牛 皋：有多重呢？

岳 云：一百二。

牛 皋：敢莫是一對？

岳 云：嗟，一柄哪！

牛 皋：這一對呢？

岳 云：二百四。

牛 皋：嗟，小小年紀，焉能使得動二百四的銀錘。為叔的不信。

岳 云：叔父不信，待侄兒取來你看哪！啊，叔父，可不要聲張啊！

牛 皋：我不嚷，快快拿來我看。——小小年紀使二百四的銀錘，我却不信。

岳 云：（取錘，亮錘）叔父請看。

牛 皋：（看錘，驚訝）吡吡吡，哇呀……

岳 云：嗨，別嚷啊！

牛 皋：我沒嚷啊！

岳 云：還沒嚷哪！（放錘）啊，叔父，帶我到牛頭山玩耍玩耍去呀！

牛 皋：且慢！我若帶你到牛頭山去玩耍，倘被你祖母、娘

觀知道，我豈不成了拐子手了嗎？

岳 云：這便如何是好？

牛 皋：待我想來。（想，自語）哎呀且住！想岳云小小孩童，縱有武藝，咱若是將他帶到兩軍陣前，倘有失閃，元帥台前，如何交代？這……有了，咱不免哄他一哄啊！——啊，侄兒，為叔倒有一計在此。

岳 云：叔父有何妙計？

牛 皋：侄兒暫在家中，好生練習武藝；待等為叔押糧過此，侄兒緊緊跟隨；為叔在前面走，我侄在后面趕，趕也趕到牛頭山前去了。

岳 云：侄兒若是失迷路徑，如何是好？

牛 皋：傻小子，鼻子底下有嘴，你不会打聽嗎！

岳 云：我爹爹若是降下罪來呢？

牛 皋：不妨事，有為叔的担戴。

岳 云：有叔父担戴？

牛 皋：不錯，有叔父担戴。

岳 云：（笑）哈哈……侄兒要到牛頭山玩耍去了。請！

牛 皋：啊，侄兒轉來，侄兒轉來。

岳 云：叔父何事呀？

牛 皋：侄兒，不見為叔，千萬不可獨自一人前往。你要記下了！

岳 云：侄兒曉得。請！（下）

牛 皋：（自語）嘿嘿，傻小子，你等着罷！①

〔牛皋上馬，下。〕

第 二 場

〔四金兵、四金將、薛礼花豹、張兆奴，“風入松”牌子上。〕

薛礼花豹：（同）俺——
張兆奴：

薛礼花豹：薛礼花豹。

張兆奴：張兆奴。

薛礼花豹：請了。

張兆奴：請了。

薛礼花豹：奉了狼主之命，^{扫岳家庄}捉拿岳^岳滿門。——兒郎們！

众：有。

薛礼花豹：岳家庄去者！
張兆奴：

众：啊。

〔牌子，众同下。〕

第 三 場

〔岳母上。包袱，銀屏隨上。〕

岳母：（唱西皮慢板）念：我儿保國秉忠心，
除妖金商得太平。（岳母入座）

① 原本牛皋与岳云分別时，曾有八月十五帶赴牛头山之約；但在戲中后一段，并無交代，全剧似欠完整；故略加改动。

我的兒為國家奉命征剿，
保江山秉忠心不愧英豪；
但願得功成就把金酋滅了。

岳夫人：（上接唱）

做媳婦代子職不避辛勞；
夫報國妻奉親全忠尽孝。

銀瓶：（上接唱）

但不知老爹爹何日回朝？

〔丫鬟暗上。

岳夫人：婆婆万福。

岳母：一旁坐下。

岳夫人：謝座。

銀瓶：參見祖母、母親。

岳母：罷了。

岳母：啊，媳婦，孫兒往哪里去了？

岳夫人：南學攻書去了。

岳母：媳婦教子有方。

岳夫人：婆婆誇獎了。

岳安：（上）報！^{啟稟岳夫人}金兵直奔我庄而來。

岳母：再探！

岳安：吡！（下）

岳 母：哎呀媳婦！金兵直奔我庄而來，如何是好？

岳夫人：且听探報如何，再做計較。

岳 安：（上）報！金兵離我庄不远。

岳 母：再探！
岳夫人：

岳 安：吶！（下）

岳 母：哎呀媳婦啊！眼看金兵圍困我庄，這……這便如何是好？

岳夫人：婆婆啊！想我府下家丁，怎當金兵勢眾，不如逃走了罷。

岳 母：噯！岳家一門忠孝，哪有貪生逃走之理？況且，岳云又正在南學攻書，不知音信，也是枉然！

銀 瓶：祖母，母親！孫女兒也曾受過我父教訓，情願出庄去敵金兵。

岳 母：你乃閨閣幼女，如何去得？

銀 瓶：祖母啊！（唱西皮散板）

兒虽是女流輩曾受父教，
要學那木蘭女建立功勞。

岳夫人：兒啊！（接唱）

我的兒虽受過你父訓教，
閨閣女怎能够執戟持矛？

岳 母：（接唱）臨陣上交鋒事豈可亂道，
兒怎比花木蘭去把兵交！

小岳云在南学全然不晓，孙兒呀！

只恐怕岳家庄大禍难逃！

岳 云：（內）走哇！

（上笑）哈哈……（唱西皮散板）

書童报金酋賊兴兵來到，

將門子顯威風就在今朝。

啊，祖母，母親，姐姐！

岳 母：孙兒回來了！

岳 云：回來了。

岳 母：金兵圍困我庄，如何是好？

岳 云：哦，孙兒正在南学攻書，聞得此信，急急赶回，与祖母商議退兵之策。

岳 母：小小年紀，有什么退兵之策？

岳 云：祖母，孙兒習学武藝，練就白銀錘一对，能敵万軍。

銀 瓶：兄弟有此胆量？

岳 云：有此胆量。

銀 瓶：待为姐帮助你。

岳 云：怎么，你帮助我？好，多謝姐姐。

岳 母：你二人既有此胆量，速到后堂披挂去罢。

岳 云：遵命。

岳 云：（向岳夫人）媽呀，您瞧，我这个武藝用着了罢！

岳夫人：哼！披挂去罢。

岳 云：姐姐，咱們打仗去嘍！

〔岳云、銀瓶同下。〕

岳 母：（了驚）吩咐眾家丁二堂听点！

丫 鬟：是。——（哭）下面听者，老夫人有令，眾家丁二堂听点！

岳 母：（唱西皮倒板）

有老身在二堂忙傳令号，

〔四家丁上。岳云、銀瓶双起哄，

四家丁：参见太夫人。

岳 母：站立兩厢！（接唱原板）

叫一声眾家丁細听根苗：

此一番出庄去拒敌便擾，

个个要逞威风爭立功勞。

〔岳云、銀瓶披挂同上，辞別岳母、岳夫人。〕

岳 母：（唱搖板）

他二人上馬去我挂在心上。

岳夫人：（接唱）劝婆婆免憂慮且寬愁腸。

〔同下。〕

第 四 場

〔四金兵、四金將、薛礼花豹、張兆奴上，圓場。〕

〔四家丁、銀瓶、岳云迎上。〕

岳 云：呔，馬前番賊，通名受死！

薛礼花豹：听了！俺乃金邦大將薛礼花豹是也。

張兆奴：張兆奴是也。

薛礼花豹：小將留名。
張兆奴：

岳云：听者！俺乃岳元帥之子，你少爺岳云是也。

薛礼花豹：那一个呢？
張兆奴：

銀瓶：銀瓶小姐是也。

岳云：你等前來做甚？

薛礼花豹：奉了狼主之命，捉拿尔等滿門家眷！
張兆奴：

岳云：一派胡言，放馬過來！

起打。众金兵將、众家丁、張兆奴、銀瓶分下。

薛礼花豹、岳云会陣。薛敗下，岳云追下。

張兆奴、銀瓶上，会陣。張敗下，銀瓶追下。

众金兵將、众家丁上，起打。众分下。

薛礼花豹、岳云上。張兆奴、銀瓶上。起打。众金兵將、

众家丁上。薛礼花豹、張兆奴被擒。众金兵將逃下。

岳云：回庄啊！

众家丁：啊！

岳云：（三笑）哈哈，哈哈，啊哈哈哈哈……

众同下。

——劇 終